

泰和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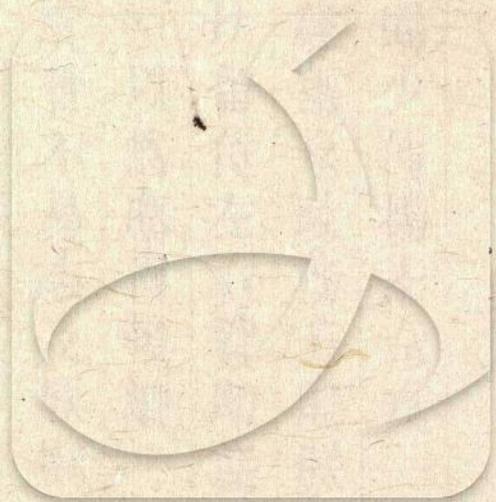
第拾叁冊

卷廿三藝文錄

文彙

卷廿四藝文錄

文彙



泰和縣志卷二十三

藝文錄 文集

文集 勅 代言 奏疏

勅

明仁宗賜少傅楊士奇貞一印勅

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為難朕恒以為慮尙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



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彌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斃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尙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優待勅

皇帝勅諭少傅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卿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尙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傅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甯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故諭宣德三年十月初七日

勅諭致仕尙書王直

皇帝勅諭吏部尙書王直卿以賢科高第發身事我皇曾祖考以至於朕踰五十年歷官翰苑佐典秩宗遂位冢宰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忠清之操簡於朕懷蓋有素矣茲朕復正大位如卿老成方任倚毘而卿懇以衰疾固辭弗已惟先哲王求舊之義莫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志不可拒是軫朕衷勉從卿請特賜白金三十兩新鈔三千貫金織紵絲衣一襲仍給驛舟送卿還鄉卿其體朕至意安精神慎藥食頤養天和優遊田里用享清平之福以臻遐永之齡故諭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

勅書諮

少師少傅少保翰林院朕觀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於人
今朕欲下詔除鬻割鞭背連坐及無論妖言誹謗之刑罪
未審卿等以爲如何當慎爲密議若可行之以實來聞故
勅三月初十日

書寄左諭德士奇

聞卿近得心痛之疾卽日舉發今日朝中心腹之言無可
相語者誠哉失鑑之言不爲謬矣今特遣錫兔血膏十餅
美酒十瓶卿當以兔血刺於鏡物向炎火燒存性粉爲末
溫酒膳後服之卿當體余至意善加湯藥順時自愛餘不
多及

諭祭文貞楊士奇首七文

七七皆有諭祭文今錄一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日庚午皇帝遣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諭祭於故光祿大
夫柱國少師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太師諡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
殷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毘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
茲臨首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
歆承

祭少師陳循

維成化七年歲次辛卯五月初一日癸酉朔越十一日癸
未皇帝遣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張永致祭於少保

戶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循曰卿制科首選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毘頃因權奸誣構暫謫遐方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先志厄於前而伸於後永愜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

代言

勅兵部罷朝覲官牧馬

楊士奇

今都察院言陝西等按察司官謂今領孳牧馬疋大僕寺都司布政司帶管提督風憲不無受制等事初羣臣所議本欲便民今思其言誠有未愜朕懷蓋國家以祿待士者使之牧民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有失禮待臣下之體且

使廉者艱於保其操行貪者得以假此擾民况已有詔寬恤民間牧馬二歲納一駒豈復於官猶責孳牧縱使各府州縣大小官員一一養馬總納不及數千其於朝廷補益幾何勅至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但有已領過馬疋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員馬疋例給與騎坐不問其孳息未領者悉皆停止都察院題本就付爾觀之如勅奉行洪熙元年正月十八日

勅諭文武羣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參 楊士奇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

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閒因太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無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寘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摠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勅諭吏部都察院因災考察官員

楊士奇

朕自嗣位以來夙夜惓惓上體皇天仁民之德廣施寬恤之政而今萬物長育之時天久不雨又間有水潦蝗蝻深軫朕心究厥所由咸謂牧守之官未盡得人貪虐暴刻所在有之及命官考察又或徇私捷於科徵巧於諂事者率以爲能勤於撫字廉介自守者以爲不稱公道不明人怨弗恤所爲如此何望和氣之應爾典銓選之官任風紀之職獨不思爲國家生民慮乎今直隸府州縣官從吏部遣官及巡按御史考察務在廣詢細民不許偏徇糧里長老人扶同之言以昧至公若考察得實賢才者悉留在職具名奏聞不才者就起送吏部照例發遣其布政司按察司

堂上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屬官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今後方面及郡守有關仍遵皇考宣宗皇帝勅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併坐舉者爾等其欽承之用副朕恤民求治之意故諭宣德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勅諭行在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楊士奇

勅諭行在吏部風憲者朝廷耳目之所寄綱紀之所由振也在外接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尙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闖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

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併罪舉者蓋薦舉雖命庶官而選任專委吏部必公必明必審必慎毋苟徇私情縱容濫舉以取罪愆庶幾副朕求賢圖治之心欽哉故諭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總國政詔

陳循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親征勅

眇躬率百官居守不意車駕被留虜庭我聖母皇太后務
 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命眇躬輔代
 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
 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皇皇莫之底定合辭上
 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幾移命眇
 躬君臨天下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
 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郝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
 祀顧痛恨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俞允莫獲
 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
 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上大兄皇帝
 尊號曰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為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

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合行事宜條示
 於後凡三十條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
 惠萬民尚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
 臣同德匡輔宏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按明洪武時懲胡惟庸之變罷相勿置諸機務皆統於
 內閣其時泰和如楊文貞尹文和陳循蕭鎡諸公皆內
 閣之表表者而文貞當國尤久諸家文集皆有代言錄
 今姑就舊志所登者依次編錄此外集多不及備載

奏疏

陳情推封

楊士奇

欽蒙聖恩賜臣誥命下情深切感戴之至伏思洪熙元年
 欽蒙仁宗皇帝聖恩賜誥命追贈臣三代已贈臣祖公榮

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竊緣臣故父子將原是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親生次子因叔公榮無子遂立爲子公辰初有長子及孫近年絕嗣是臣兼承其祀臣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緣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是臣父親生父母臣之親祖親祖母非其餘旁親之比臣之私情恒切於中今幸蒙皇上覃布大恩謹冒昧俯陳私懇伏望聖仁不爲常例停臣本身及臣妻卽今所得誥命不給特恩移與臣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俾得沾恩封贈光顯無窮臣不勝惓惓祈恩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勅旨欽奉聖旨楊士奇本身并妻室的誥命還與他他伯祖伯祖母另給與後不爲例該部知道欽此

修後宮疏

尹昌隆

臣聞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上有仁聖之君斯下有直言之臣方今陛下日月之明天地之量智周萬物而求諫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善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臣又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治務正學而已伏睹陛下初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薦舉賢能恩澤所加遠邇無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其效也夫何卽位未幾而土木遽興雖茅茨

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尙惜百金之費唐太宗欲營一閣尙慮擾民陛下何不惜千金之費而乃欲撤已成之宮以更新何不憂萬民之力而取材木於遠方乎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如渴之欲飲如飢之待食正宜與之休息也今又重以力役罷弊何堪邇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苦其箠楚公私煩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旣殫而或因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有如前日之安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而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衰高宗諒陰

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是斬焉衰經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甯選取侍女使萬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六宮有常制則大喪尙未終若曰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中宮尙未册恐垂風教之源有阻維新之望况始者終之兆小者大之萌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其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預撲滅則其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於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慾者此也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逸而廢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詩曰鷄旣鳴矣朝旣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也我太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亦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

未曙鐘鼓初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曰四方無虞可以從容於殿陛則民情可畏大獄蝟興誠臥不安席之時也若謂天下又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飛煌蔽天良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也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患生於所忽尙何可一息之或怠乎臣之所願勤政治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古昔人君未嘗有不學者也程子有言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陛下於萬幾之暇進一二正直儒臣以待左右以備顧問或講求乎帝王經世之要古今治亂之由或參究夫天命精微之

蘊人情稼穡之難使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路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由而眩惑矣所以為聖為賢者甯不在於學乎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恩備員耳目犬馬思報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謹具所聞以瀆聖聽已往者既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願陛下審而思之擇善是從追大禹之克勤師成湯之不言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訥菴遺稿 乾隆志按訥菴遺稿附

錄稱建文元年奉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頌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味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

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通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明史采入本傳據此則昌隆所奏止有晏朝一條其措詞亦與此疏異附存備考

地震疏

尹昌隆

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此休咎之明徵古今之通驗也粵自唐虞三代盛時九官之命濟濟相讓故其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育麒麟來遊鳳凰來集凡若此者非天運之適然實人事之所召三代以降小人在位妍臣專命故其時或日月薄蝕或風雨失調或星常晝見或星隕如雨或山川崩竭或地震如雷凡若此者非氣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召也陛下以仁聖之資承大統之業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真

猶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然而嘉祥未集地震先見者夫豈無其故哉誠以變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自妖不妄興其興也必有所由夫天道健而動者陽之義君之象也地道柔而靜者陰之義臣之象也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是地震焉今陛下欲陞六部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妍臣專制之有其漸矣太祖皇帝罷中書陞六部酌古準今最為得宜陛下守此體制選賢與能固足以臻至治亦何待於更張乎矧今之任六卿者率皆庸庸之徒素無嘉謀嘉猷可以致君澤民者也陛下又欲陞諸極品奈何不惜名器而濫施爵賞乎且古者明王之稽古建官所以為民也豈徒富貴其臣哉蓋得其人則品級雖卑

皆足以致國家於隆平苟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於
生民之休戚乎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
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陛下若謂六卿之陞出自宸衷
未肯中止則臣又有說焉昔酈生勸漢王立六國後高祖
稱善促刻印及聞張良之說輟食吐哺促銷印夫刻印銷
印在一感悟之間耳高祖何嘗固執哉臣願陛下以銷印
為小失以回天變為急務以不變祖宗成憲為可美則天
下萬世幸甚

訥菴遺稿

諫易儲疏

蕭 鏊

為遵成憲以安社稷以回天變事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
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此休咎之明徵古

今之通驗也粵自三代以來授位之命順序為正故其時
陰陽調氣化洽羣生和萬物育三代而下近侍擅權奸臣
希寵故其時或日月薄蝕或星隕如雨或地震如雷若此
者非天運之使然實人事之所召也欽惟陛下以仁聖之
資紹承大統宵衣旰食勵精圖治有禹湯文武之心然嘉
祥未集地震先見天變若此甯無所致哉誠以變不虛生
妖不妄興也夫天道健而動者君之義陽之象地道柔而
靜者臣之義陰之象陽伏而不能舒陰熾而不能抑於是
有地震焉今皇太子正位東宮宗社民生之主君之義陽
之象也屬廣西土官司都指揮黃竣希恩寵馳奏請上立
已子為太子奏至命中貴傳示百官甯非陽伏而陰益熾

乎連日地震如雷舉朝駭愕正所謂人事失宜天地示變者此也矧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天朝廢置若是得無啟天下後世之議乎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變不愆不忘率由三代舊章禹之授位於啟無論矣若成湯未立大丁而外丙仲壬之後仍復太甲太甲卽太丁之子也武王之後成王幼冲周公監國而輔導之周公曾立己子爲皇太子乎伏願陛下毋聽黃筮之言立寢易儲之念庶幾紹殷周之統緒嗣三代之雅化成憲聿遵宗社奠安人事順序天地安常則天下萬世幸甚

康熙志

治道疏

羅璟

臣伏觀改元之初頒降勅諭云朕以眇射嗣承祖宗宏業代天理物負荷維艱爾羣臣有可以匡輔不逮者尙無有隱羣臣莫不拜手稽首曰聖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荷蒙天恩深重無能補報用竭狂瞽之思恭陳一得之愚以副陛下求言之意少助治道之萬一其目有六一曰勵聖志以隆太平之業二曰樂聖學以極正心之功三曰接羣臣以通上下之情四曰辨別賢否以公用舍之權五曰優容諫諍以廣聰明之德六曰崇尚節儉以厚天下之俗敬述先朝之故實兼陳往代之良規言若迂而實切事若緩而實急治亂安危有繫於此臣亦知螢爝之微涓滴之細不足以增日月之盛光江海之巨量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賜燕閒之暇少垂聖覽或有可采以惠天下則臣幸生於聖

明之世終不與草木同腐朽矣

喪禮疏

羅璟

成化四年六月日慈懿皇太后崩逝詔命羣臣集議葬地臣等雖至愚以爲慈懿皇太后昔在先帝之時獨正中宮之位母儀天下壺範六宮梓宮之殯允宜合葬裕陵此天理之當然人心之同然何必更議以啟私疑萬一議者或有依違不當於理誤陛下於有過則何以慰先帝之靈乎竊惟左右或謂慈懿皇太后不當合葬裕陵者不過曰無子而已然實不可以無子論也禮有之曰妻與繼室無所出合附其夫崇正體也其意以爲嫡雖無子亦當附葬其夫以正大體以此推之慈懿皇太后雖無子不可不合葬

裕陵也宋仁宗一代賢主其嫡母劉后亦陪葬真宗永定陵不聞更在他所則慈懿皇太后亦不宜葬在他所也且先帝臨御之日豈不知慈懿皇太后無子然而眷待之隆始終如一未嘗厭棄者實以太后雖無子乃當時稟明祖廟詔告天下立以爲后名分截然不可亂耳今苟以無子之故改葬他所實非先帝之意也又恐進言者或引先朝胡后故事以爲口實臣惟胡后當時以爲淨慈仙師以淨慈仙師葬故不得合葬景陵而先帝復位之日尤深自痛悔追復徽號陵寢一以后禮今陛下奉先帝遺詔尊后爲慈懿皇太后天下所共聞人心所共戴而非淨慈仙師可比豈可不合葬裕陵伏願陛下酌聖王之禮尊先帝之意

斷自宸衷毋惑衆議奉慈懿皇太后梓宮合葬裕陵則陛下孝敬之德垂於無窮矣臣等備員近侍有所見不敢不言况喪禮大事有關人倫風化故不敢畏斧鉞之誅而不言也

康熙志

獻納疏

羅欽順

爲獻納愚忠事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錄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旣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大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旣以褒賞功臣延其後

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蓋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謬故始終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修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奉先殿之朝謁或妨兩

宮之定省時曠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疎况乃
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
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多陛下將誰
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
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修德之要也陛下勤御講筵痛節
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篤生元良永爲
民主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
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
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
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高皇帝詔
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
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
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此
皆陛下家法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
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
實多伏願陛下嘗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
職役者皆得以盡躋躋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
集之員蠻夷之長當班沿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
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卽乞如睿皇
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榷憂勤惕厲之心果
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

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流砥柱遇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關係朝廷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悔於心况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之助致彼聲生勢長陰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爲先蓋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臣超遷累擢而委用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奸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尙鬱將何以振作積衰

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然增重乎朝廷哉此愚臣之所
以有憂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
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貫大奸伸扼窮斥朋比退讒諂進
剛方意嚮旣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
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
易貴通其變我祖宗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
天地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
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
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
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
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

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具爾伏讀皇明祖訓
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爲缺典朝廷親睦九族
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
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之故然臣伏讀祖訓又有世
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
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上以顯陛下親睦之
仁下以表宗室朝宗之義光昭祖訓陰折奸萌此今時宜
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
庶官我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
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
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

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
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爲奸變亂文籍盜伺其便
攻陷城池似臣鄰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
之類此者尙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
及期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
政出二三非所以爲民也臣愚以爲天下之縣皆統於府
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
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旣省科歛之擾尤適
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
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
者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我祖

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卽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卽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爲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征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勵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需

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材省遞遷隆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毋容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旣專責令亦重倘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卽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

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用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慎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以為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構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

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覽之餘倘不斥為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采乎眾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至太平實由於此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整菴存稿 乾隆志按整菴疏稿元註云 正德六年秋時為南京國子司業疏入留中 考明史本傳欽順為南京國子監司業奉親歸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官此蓋復官時所進疏也

謝存問疏

羅欽順

禮部題爲優禮者舊以勸勵後學事節該欽奉聖旨羅欽
順部首重臣年至八十照例賜以羊酒著撫按官及門存
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欽此備行江西
布政使司轉行到臣隨該欽差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虞守愚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兼吉到臣私宅
以禮存問臣當卽望闕叩頭祇受羊酒訖伏念臣性稟顛
蒙行能淺薄劣通章句遂忝科名久糜倉廩之儲曾乏絲
毫之益時逢嘉靖運屬休明庶勉策於疲駑俄驟罹于家
難星霜屢易疾疢相仍方當杜門伏枕之時節奉典禮持
衡之命信清時之可戀揣綿力以難堪竊恐孤恩終成誤
國連章丐免萬幸矜從荷恩數以逾涯悵餘生之莫報流

光易邁但期勉率乎天常正學難明更擬精求於古訓顧
聰明之已耗嗟志慮之徒存豈意頽齡重紆皇眷門墻卑
淺望高天使之臨錫予駢蕃榮類康侯之接居慚盛典誤
及凡才茲蓋伏遇我皇上仁配乾元德符坤厚尊臨大寶
默運鴻鈞制作兼乎百王甄陶盡乎庶類遂使山林之枯
朽優沾雨露之甘濃慶洽儒紳詠歌相屬歡騰婦子感戴
交深愧已負於捐軀誓不忘乎結草伏願歛時五福日靖
四方念高皇締造之維艱恪遵祖訓思元子諭教之宜蚤
慎簡官僚郊廟尊嚴百神受職閭閻給足九叙惟歌綿聖
壽於無疆固皇圖於有永非獨愚臣之至願實惟海宇之
同情也臣感極詞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西江志

上武宗封事

王 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啟萬世之傳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甯有陛下神聖文武而不爲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廷不勤政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令出於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蝕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夫荒志廢業惟酒爲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節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末流之禍如此今陛下露處外宮日湏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其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以大憂也伏望陛下以天命爲可畏以祖宗爲可法懲創往事克謹嗜欲預防外患還蹕深宮又必親享大廟孝養兩宮總攬紀綱緝熙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大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康熙志

議大禮疏

王 思

奏爲應詔集議大禮事先該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南京刑

部主事桂萼張璁等請改稱皇考孝忠敬皇帝爲皇伯考伏奉聖旨命文武羣臣集議以聞臣愚罔有知識竊惟陛下上承大宗是爲正統兼祀小宗已有慚德今議者欲於孝宗有所改稱此非所以將順陛下孝弟之初心也夫陛下欲尊事獻帝武宗欲尊事孝宗其幽明之際雖殊父子之情則一若陛下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自武宗視之則爲無考矣陛下不可以無父而武宗獨可以無父乎非惟武宗之心有所不安雖陛下興言及此亦必有所不安者此臣所以斷乎以爲不可改也且太祖太宗統傳於孝宗以至陛下若陛下上考孝宗則太祖太宗之統至武宗而止誠如是若陛下不考孝宗則太祖太宗之統至武宗而止誠如是則陛下當別奉獻帝自爲一派不與太祖太宗同體而太宗不祀矣此臣所以斷乎以爲不可改也伏望萬幾燕閒之時聖心虛明之際反覆深思武宗欲尊祀孝宗之心與夫武宗大漸所以託陛下以社稷之意將今改稱之義卽賜寢罷庶幾經權並行幽明無憾忠厚享國之福當億萬年無窮矣臣世荷國恩親陪講幄誠有補於顧問一身何足深恤故敢昧死言之以備採擇之萬一臣不勝犬馬愛戴之至謹具奏以聞

乾隆志

復議大禮疏

王思

奉爲重太宗以正典禮事臣聞禮者所以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而國勢殆故曰有

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失禮則入於亂臣失禮則入於刑安危禮亂之幾在於禮之存亡不可不慎也陛下膺先帝遺詔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入繼大統此正先儒程頤所謂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故雖長子爲人後不可辭也夫所謂繼之祖者乃百世不遷之祖太宗之統也我太祖高皇帝列聖祖繼之統不可一日不續者也特以毅皇帝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續正統而明尊祖敬親之義此天經地義質之聖經而無不合者也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於私親不可謂不隆矣自議禮初以至今日會議者七次章疏已七十餘仰窺聖心本無偏倚自張璠一疏而邪說始起桂萼一疏而聖心始疑乃不以爲罪而特召之中外惶懼以爲陛下欲隆本生而於大宗典禮輒有改易此國家安危大機之所在誠不可不慎也竊念陛下之心特以父子至情必須極其尊崇乃爲孝道然凡爲臣子者豈忍虧孝道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特以禮隆於正統則不得並施於私親故甯拂陛下一時之情以無廢正統大宗之義立萬世綱常之防耳謹按古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者服斬衰三年而爲本生父母服期故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禰於所後之天子不得禰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諸侯後者禰於所後之諸侯不得禰於所生之別子蓋先王以禮制情其嚴如此我太祖高皇帝製孝慈錄以教天下其敘服制有正服有義服有降

服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服三年爲所後祖父母承重
爲本生父母服期年乃推原天理參酌人情守先王大宗
之禮以垂萬世之聖子神孫者也其可不敬守之哉臣考
諸史册上下數千年無有以私親干正統者惟漢哀帝朝
冷褒段猶之徒妄有此議終有丁傅之禍是張璠桂萼等
陷陛下蹈漢之覆轍而不顧也夫爲張璠桂萼之說者不
過數人而據經守禮則自九卿以至百執事無異詞者陛
下奈何信數人之諛言而棄天下億萬人之公論哉仰惟
孝宗深仁厚德浹人骨髓雖武宗之世權奸用事而人心
愛戴無有二志陛下入纂大統謳歌訟獄翕然歸之者以
爲孝廟之子也上告宗廟下播天下三年於茲矣而一旦

無故輒欲改易尊親何以上慰九廟之靈下服萬方之心
近者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適當三年從吉之始不受慶
賀必有不安於孝養者萬一飲食不進起居不安陛下之
心何以甯天下之疑何以釋乎臣列職侍從每思竭忠盡
誠以致陛下於三代之隆觀此一舉事關安危誠不忍緘
默懷祿比肩冷褒段猶之徒上誤陛下是以昧死上陳冀
悟聖心以保宗社不勝隕越之至

西江志

陳言除惡疏

蕭 嶼

臣聞朝廷以張元吉母老子幼准令放回完聚者臣聞八
柄以馭下而柄之大者不可以不謹五刑以懲惡而惡之
尤者不可以輕恕刑賞人君之大柄也殺人天下之大惡

也聖人之治天下必謹大柄而懲大惡以上尊國法下順人情此實承天意服人心之要道也竊照張元吉故殺平人四十餘人於中有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已經遣官勘報會官覆審擬凌遲處死旋蒙聖恩免死充軍今伊男張元慶乞恩又復縱遣爲民恩出非常臣竊未喻蓋張元吉母老子幼固軫聖衷而其所殺四十餘人甯無母老而子幼者一家之母子可念四十餘家之母子獨不可念乎其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呱呱煢煢事出何辜怨氣成沴積爲天災水旱相仍職此之由且以凌遲者旣減從充軍充軍者又放回爲民臣恐天威不宜如是之褻而大柄不宜如是之弛也臣竊計爲張元吉言者必謂其家承襲已久往往傳其符術可信今若罪之恐生他故臣嘗考宋儒朱熹稱南劍守臣林積送天師於獄奏云其祖乃漢賊子孫不當襲封夫以守臣而得縲繫天師如制置免是旣可驗其術之無所施而其權力之盛亦未至如張元吉殺人之多官司莫敢誰何也當會問張元吉之時臣爲翰林院庶吉士親覩其與衆囚一概拷打鞫問不見其扭錄自開枷鎖自脫及監候月久俛首帖耳亦無他技旣不能以術自衛又安能以術制人其不足信亦明矣又如道書言張道陵爲天師職隸天樞在帝左右事之有無無從致詰且使道陵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見元吉輕人命如草芥如此亦將避嫌請罪以承上帝好生之德大惡之人人非鬼責幽明

往傳其符術可信今若罪之恐生他故臣嘗考宋儒朱熹稱南劍守臣林積送天師於獄奏云其祖乃漢賊子孫不當襲封夫以守臣而得縲繫天師如制置免是旣可驗其術之無所施而其權力之盛亦未至如張元吉殺人之多官司莫敢誰何也當會問張元吉之時臣爲翰林院庶吉士親覩其與衆囚一概拷打鞫問不見其扭錄自開枷鎖自脫及監候月久俛首帖耳亦無他技旣不能以術自衛又安能以術制人其不足信亦明矣又如道書言張道陵爲天師職隸天樞在帝左右事之有無無從致詰且使道陵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見元吉輕人命如草芥如此亦將避嫌請罪以承上帝好生之德大惡之人人非鬼責幽明

同惡必不以其孫之故而得私爲隱護也况事涉沓誕不可信乎再照張元慶於律合流又數蒙恩准襲真人見其父身陷大僂而爲之陳救乃出於父子之私情因元慶之奏而釋元惡實則廢天下之大法今張元吉免死張元慶免流施行已久事不可追但元吉稔惡已深未必便能悛改置之衛所保伍相瞻其惡猶不敢肆今釋之還鄉縱虎出柙彼上玩國法下挾子勢將謂凌遲重罪尙得無虞下此條貫復何所顧鄉黨姻族亦謂必然倘若再犯故殺斬罪亦必又蒙恩宥矣如蒙准奏乞勅該衙門將元慶罷遣爲民張元吉仍令永遠充軍其家再不許承襲庶乎處置稍當天理人心之公未至盡絕可以救已往之失警方來

之惡天下後世見陛下之所行如此莫不仰戴歆羨以爲聖明獨斷過於前代萬萬矣不然他日親貴勲勞犯罪合死假令援例爲言謂元吉不應入議之人尙從未減如此當是之時不無勞朝廷之裁處也緣張元慶係二品官及係陳言事理謹具本親齎以聞

乾隆志

正祀典疏

劉魁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則非學是道也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顏淵曾參孔伋所以受於孔子之正脉也今考文廟之祭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坐於殿上其顏淵之父路

曾參之父黜孔伋之父鯉乃在廡下從事之列崇子抑父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外矣或曰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約禮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顏路曾點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之中不得不祀既祀則不得不列於廡下矣祀典興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崇子抑父然實爲道統計也夫復何害噫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之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爲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性爲惡之苟况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

讖緯之賈逵貪鄙無恥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儒精修實踐任重詣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真得孔子之傳於千有餘年之後使列於從遊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偃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少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遺憾焉夫沿襲已久莫之釐正無亦蓋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光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爲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叙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爲身後無窮之恨哉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

之大者也而可使其顛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勅禮官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禾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邱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致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然據濬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采禾之議別室另祭則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此通享無復有遺憾矣乃查荀况王弼賈逵馬融并宋儒謝顯道尹焯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人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明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之靈不惟學術明人心正而一代禮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天下幸甚綱常幸甚

康熙志

乞緩雷殿工作疏

劉魁

臣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佑國康民雷殿委臣管理琉璃黑窰做造磚瓦等料工作臣雖庸愚敢不竭力效勞仰

稱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聖諭恭建大亨殿添蓋大
高元殿板房起蓋大宇川堂陽德堂登豐門委臣管理兩
密工作做造磚瓦等料臣查得前後用過黑鉛紅銅三萬
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餘萬斤該價銀一
萬七千七百餘兩土工匠做過六萬七千一百餘工雇工
銀四千六百九十餘兩至坩子土馬牙石煤炸等料雖撥
軍搬運亦是雇車脚價所費又不知幾何兩密如此其他
木石等項工作更百倍於茲可知矣以上各工尙俱未完
今又有雷殿之役近該內官監會派各雇匠二千名每日
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至銅鉛木柴等料又百倍於茲從
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

戶部見貯脚價前來應用臣思得光祿寺錢糧乃欽用之
需戶部錢糧乃濟邊之具豈可那借別用且廟工每切聖
心况虜毒連年仰厯宸慮須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
萬死伏望皇上卽將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各蓄
財用以成廟建丕顯神明之孝以足邊備大彰薄伐之威
現今時漸沍寒土工木作亦難動手就令做造不無速成
不堅虛費錢糧如廷議已定工不可停前籍沒郭勛等家
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承運庫乞勅該庫將前項銀兩發
出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錢糧似難那移仰見皇上不
惟遂佑國康民之心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宗社幸甚天
下幸甚臣惟叨竊中外二十餘年常恐一旦溘朝露填溝

壑無以爲補報之地敢因職業所關冒死上陳伏乞特寬
鉄鉞之誅俯賜葑菲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康熙志

江西王府廟祀疏

歐陽德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甯府
親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蒙恩
昭雪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
不當復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行撫按官勘議獻惠二廟每易一世欽定一王奉祀
蓋卽本有之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爭競之私耳
今撫按勘議未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說紛紜奏擾雖其言
各有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

分蓋溺於情而蔽於私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臣等竊惟
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
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遣儀
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品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
諸王之名則祭旣不躡而追遠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
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諸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
始封郡王配食其祭儀當用生者爵祿不得僭用親王禮
樂則情旣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原設齋卽鋪排屠戶
厨役及添撥校尉等項俱各裁革每年撫按官行所屬於
均徭內編銀一百五十兩解布政司行三府教授分領回
府供辦祭祀其樂工共撥一十二戶每府分管四戶以供

各府私祭及冠婚等項諸役至迎接詔赦進賀表箋之時則一十二戶通行供事各府不得縱容下人凌害以致逃竄再無撥補其禮生照各郡王府例有司臨期撥用事畢卽回不得占留如蒙准奏合候命下行撫按官員轉行知會一切未盡事情仍聽撫按遵前奉欽依議奏庶禮制曲盡而爭端永息矣

通志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歐陽鐸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爲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

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及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啟請親王轉奉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啟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旣已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寶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

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矣但旣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令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爲說竊恐意

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从據而多方以徭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機又可測知且郡王旣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

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具宗派則鍾陵與建安爲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爲近合無將鍾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樂安臨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表箋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覲覲之漸可社爭競之端可息矣及照獻惠二王大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欽定一王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旣不得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宗室儀賓仍乞降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

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册封之日再行頒給中間尙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關宗室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通志

申明宗室法制疏

王鳴臣

爲申明宗室法制以廣仁恩以光聖治事臣聞經制立法固賴於開創之君而變通趨時猶望於中興之主伏覲我國家封建宗室隆以爵祿以盡親親之仁而不任以事權以全惇睦之義可謂仁與義並行恩與法兼至誠前古所

未有也然法久易玩苟不飭之卽末流難禁恩蕩易褻苟不節之卽濫觴莫繼臣愚待罪該科日閱宗藩所上章奏其間循理守法固多然違背祖訓怙恩妄作者亦間有之頃如魯府觀爨之毆死平人趙府厚憐之聚衆劫財等事至塵大戒以後立防是知欲敦行葦之恩者不得不維之以法欲制履霜之漸者不得不懲之於豫此節制之方乃所以寓保全之術也臣日夜思維期瀝愚衷以仰裨聖治於萬一竊敢冒昧條列于瀆天聽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見之施行則於防微社漸之幾裕國厚民之道或未必無涓埃之補也

康熙志

星象疏

曾象乾

爲星象示儆謹竭愚衷以俾消變事臣於近日夜分仰視西北有星氣如匹練議者謂是星其名曰彗其應主水與兵往年出東南吳越之間頻年水浸今甫五年又出西北意者戎心叵測疆場有警故象先兆之臣稽往牒雖至治之朝有變未嘗不書雖至明之主遇變未嘗不懼董仲舒以災變爲天心仁愛楚莊王以無儆爲天意忘聽於祖訓則雉雥鼎耳反以興商側身修行則旱魃爲虐反以造周昔之不諱言變異者蓋若此皇上御極以來四方水旱地震歲輒以聞今年畿輔之間竟日風霾經春不雨疫病大行死亡相枕妖星戾象又以變告皇上於宮中穆然思惕然懼一切角觝魚戲罷而不設光祿厨膳薄而不進中外

傳聞舉手加額咸謂皇上此心卽殷宗周宣不是過矣昔
宋景公發一言善而螢惑退舍况聖慮憂惶較之聲音言
語相去遠甚天意之回當不旋踵乃臣私憂過計竊謂今
日之變不端在天於人亦有之矣天道遠其理難知人道
邇其事易見茲不暇旁引曲說據所見聞如浙江巡撫吳
善言平日撫循未有失德徒以奉旨減餉一言不合而驕
兵悍卒遂敢鼓噪凌辱撫臣此非兵之變耶鎮江當南北
要衝二三黔首皆吾赤子徒以妖僧煽惑一紙從事而愚
夫奸民遂甘脅從潛謀不軌此非民之變耶今兵雖羈縻
而強悍之習已成民雖處分而訛言之傳未息不知九重
之上萬幾之暇以此爲變耶爲不變耶臣聞獸窮則攫鳥

窮則喙人窮則亂吳越征輸數倍於他省天災流行頻見
於連年度以時勢不可謂非窮矣朝廷一面蠲貸有司且
奉令以催征春蠶未成而羅綺之辦比昔愈急秋禾未熟
而粟米之賦視昔加嚴民力旣竭人心易搖所謂變不專
在天而在人者此也伏乞皇上上畏天戒思感召之由人
下憫民窮切痼瘵之在己輕徭薄歛以寬民力以消變於
無形弛賦緩征以固邦本以圖治於無亂而又勅中外大
小臣工共加修省務修實政使知朝廷德意在保障不在
繭絲諸人奉行貴愛養不貴聚斂如此則民安於下而日
月星辰自然順軌政修於內卽水旱兵革不足慮矣

康熙志

乞采直諫疏

胡堯時

臣聞從諫如流聖主之所以不拒乎諍臣而君非能格亦朝廷之大幸也臣伏見陛下以各道監察御史紛紛進言下錦衣衛拿問者嗚呼如是將天下之有言貴者皆箝其口而不敢饒舌矣臣惟陛下以上聖之姿隆中興之業誠人臣千載之遇而彼不達機宜妄有陳說陛下罪之宜也但念御史陛下之言官也言官陛下之耳目也寄耳目於言官是故恒欲其通陛下好善納諫嘗導言官使言矣嘗諭之勿泛論矣而言官不能奉承明旨每取罪戾惟其心則有可原者臣敢昧死爲陛下言之夫御史諸人從前不皆爲御史者也或爲主事或爲外郎或爲翰林之目或爲詹事之佐數年以來曾未聞其出位一言也今爲御史輒

有論列豈其將順於前而忽拂忤於今日哉毋亦思舉其職願效一得於明主者乎效忠者其心也忤旨者其愚也矜其愚而鑒其心不於聖明仰望而誰望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陛下天性之愛由衷而不可奪臣等區區之忠亦何能自己於陛下乎斯心也惟聖明察之抑聞之人臣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爲利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爲名譽利祿者干進也若乃旣進矣而猶不安於盜名苟祿思得一言裨補聖德則其犬馬之誠非感激陛下之仁聖必不肯爾也故臣誠願陛下霽雷霆之威而優容之垂日月之明而昭鑒之耳臣又聞之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耳則彼御史之官不足惜也願陛下爲社稷之

計而姑宥之以來天下之善以作天下敢言之氣以成陛下君仁臣直之盛美也且臣伏覩明旨見陛下仁慈之度無所不至特以要名買直所當深懲則陛下既於雲南巡撫御史劉臬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安賜之清問而四辱之亦已足爲奸巧者之法鑒矣臣愚忝廁侍從之班實任給諫之責甫週兩月疊上奏疏竊欲程先民以爲我后勗也雖連遭擯罰臣不遑恤茲復有所懇者非懼誅譴之臨同各道以坐罪特恐言路頓塞莫敢爲之啟其實耳故披極肝膽吐盡心血不顧萬死爲陛下一陳如蒙俯允許以直諫臣卽斬首國門所甘心焉伏惟回宥過之初心責言官之後效是陛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春生秋肅天地之

德也使史官書之萬世君天下者法之則言官幸甚臣愚幸甚

乾隆志

旌表疏

楊仁愿

爲臣母苦節未旌臣心至痛難釋仰乞聖恩循例表揚以勵風化以廣孝治事臣草茅賤質新受恩榮如蚊負山隕越是懼豈敢遽有陳乞仰瀆天聽惟是臣母含悲茹苦已三十年臣今不言是爲不孝不得不瀝血爲皇上陳之臣祖寅秋萬厯甲戌進士生臣父監生嘉禕娶臣母歐陽氏係鴻臚寺序班歐陽綸女年十八歸臣父是時逆播猖亂臣祖以按察使監軍貴州播酋授首臣祖不二年而歿臣父越五年而亦歿臣母爾時年二十四歲臣年甫二歲臣

祖父祖母既亡又鮮兄弟呱呱遺腹子奄奄未亡人形影
自弔真有不忍披陳者臣家雖世受國恩寒素風味猶仍
窮賤臣外祖母慮臣母之不甘清苦也謂臣母早自爲計
臣母指天誓日永茹冰蘖蒙面忍垢以生孰若裂眦伸眉
而死自是永貞其志危言甘語卒無敢相嘗者日月遷流
倏忽三十年自臣孩抱以至於今訓以忠信迪以仁孝此
外緝纏紉紡如昔人所謂晝荻和熊者又其餘事矣憶臣
爲諸生時里老欲以臣母苦節請之當路臣母謂婦人不
幸以節聞豈爲鬻名數叱臣止之臣念母雖逃名而臣誼
無可逃恭覩皇上以孝治天下光闡幽隱無微不揚是敢
瀝血冒陳伏查大明會典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

守志至五十歲不改節者許令建坊旌表又查崇正元年
進士郭景昌崇正四年進士張源恩劉在明等皆以母節
陳情荷蒙俞旨下部臣母守志自二十四歲迄今五十三
歲年歲既合會典又與郭景昌等相同伏乞勅下禮部行
臣原籍照例旌表臣雖食貧謹自備坊資惟求天語允示
庶枯株朽骨復有起色而微臣竭狗馬之力以圖啣結從
茲捐糜莫罄矣

康熙志

更名疏

楊仁愿

爲微臣稽古有所不安命名亦未可苟特叩天聽勅部改
正事臣遭逢聖恩通籍廿年昨從旅邸披閱宋史見有楊
愿其人者在高宗時官雖通顯其柔佞陰賊之狀千載下

聞之猶爲掩鼻臣聞命名之謬如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跬步之間昔賢猶爲致謹生平之防微臣豈甘自昧臣雖至愚不敢不以楊愿爲恥也雖然記有之君子已孤不更名臣年二歲臣父已逝愿而恭者臯陶列之九德愿豈惡稱哉但臣如楊愿不可學耳臣愚謂宜仍愿之字以存父命易學之一字以彰主恩則有如唐時張仁愿者政績將畧彪炳史冊卽其築受降城於河北又多置烽堠於牛頭山北突厥不敢南侵歲減鎮兵及費數萬臣愚至懦有報國之願無肥家之心則又不敢不以仁愿爲式也抑臣理官也而易名仁仁可過而義不可過先儒嘗以是爲訓卽如臣故祖文貞士奇厯事成祖以逮四

朝宸翰瑤章備存華門猶見仁宗皇帝手書內有云朕觀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於人今朕欲下詔除鬻割鞭背連坐及妖言誹謗之刑罪卿等以爲何如仰觀列聖忠厚立國仁壽斯民以至在廷諸臣皆能上承豈弟之澤以爲哀矜小民維挽澆俗之端今臣旣惟仁愿之治功是求則亦惟臣祖之家法是守倘蒙聖明裁其不謬卽望勅部改正今名微臣奕世子孫戴榮施矣

康熙志

泰和縣志卷二十三終

泰和縣志卷二十四

藝文錄 文彙

文彙

記

按舊志三十一卷內所載公廨學校各記及祠記烈婦碑記義井記俱分附餘另註

記

守經堂記

成親王

夫儒者正德厚性奕世滋茂考信聖訓紹修人倫故處富盛不為益居阨困不為損然則天之所篤鄉黨稱之令聞令望不可忘也夫孝人之本也為人子者莫不欲安利其親然而天或違之豈顧不然哉昔者孔子行在孝經告曾子曰孝者天地之經蓋言經者常也惟孝為能與天地常也其為道困而不窮危而不亡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是以

事載於當時而風紀於百世泰和姚先生頤家世以孝傳祖諱舜情居於縣城之西龍洲逆藩之事山洞草寇黃緣掠閭里而曾祖諱大瓚獲於寇則獨求索至白羊地號泣乞以身贖寇使白里中富者姓名當釋汝父縛曰我童子實不知以刃刺其股血淋漓終無言遂並釋之事平父病二年而卒母又病服侍湯藥極艱痺病稍閒適歲大水夜半摧所居屋倉皇負母走水中援大木而止及明始獲救母既卒則哭曰吾今爲無父無母之人矣合葬父塋日夜哭其側不休子弟爲築廬於場設苦塊居三年而四鄰之聞哭聲者莫不皆流涕故皆稱爲廬哭子廬哭子每飲食不忘父母其遇節日祭日必趨墓哭祭如初喪云吾聞之

事親者務盡其歡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抑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欲盡其歡而固不可得也父諱開芳自龍洲遷家秀溪當廬哭子居墓時輒泣曰吾欲隨父於野而母在家欲侍母於家而父在野遂往來饋食問視日夜必再四及廬哭子自廬出手足痿痺延醫治扶侍不頃刻離無何家益窘廬哭子以伯仲諸子多在蜀往就之乃從至成都值夏盛暑忽隣舍火時適外出聞火望之曰此吾父所居樓處卽急歸而火大熾及其門因自以水濕絮蒙頭竟入負廬哭子出後自蜀還抵青灘風薄其舟破且溺疾揭木板抱廬哭子漂里許乃得援以免行李盡竭爲傭以膳廬哭子而復於家嘗侍母病病甚篤獨露禱

北斗乞自代以是誦斗經迄於終而邑之人皆以姚孝子稱孝子之治喪葬盡哀慕率族姓拜祭遺像如平生云吾又聞之事親者務愛其身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而二世以繼抑亦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務愛其身而固不可得也雖然道固有危困極變而不失其正者正故常常故無所損益歷稽前古徵述今茲章章明矣蓋未有若斯之難也廬哭子幼從師受孝經曾書百餘卷遺親友且教孝子曰人生根本唯此書耳孝子實承教而行焉將於秀溪之居築正室而命之曰守經堂爲無財用故不果而屬先生兄弟五人有能負荷者必集其事歲丁酉先生爲余道之使預爲記余不敢辭而進言曰天之授民性猶君之畀臣職也臣能其職毋曠事焉則君慶賞之民能其性毋曠德焉則天福祿之此其宜也若姚氏之孝可謂能其性矣然而寇盜之水火之疾病之饑餓之俾其父母不能有其歡其子殆不得免其身非天意耶毋亦使世子孫其有以知先人之行成之之甚難也夫知其難而後能重所守也苟自先生而下必則天地之經慎先人之守推雍睦之風履謨訓之實章志本教膺保令名以在此堂也其爲福祿大矣豈有違哉是用記之時乾隆四十二年孟秋之月皇十一子撰并書

翠玉樓記

明 周是修

予以竊祿明時備員王官不瞻桑梓而友松桂者歷紀又

更新矣建文三年春從予游者內弟胡孔時氏以省親古
豐道京師乃聞有東樓新構之美述其經始歲月與夫地
位材木高深向背華質之宜甚喜胡氏之有人而壯觀之
出色也已而將告歸以樓之名與記爲請予應之曰胡氏
居澨江洞山之間由南唐僕射以來衣冠文物繩繩而不
乏彬彬而益著者雖一本於前人德澤之厚而謂不得助
於山川之勝者予弗韙也若夫禾川之水從西北二百餘
里與官溪之流合抱銅山爲一曲南迤環胡氏之居北而
東焉春雨施而煖浪拍天秋霜降而寒潭澄碧風帆沙鳥
之幽篋石蘭岸芷之芬芳勝之發於水者蓋莫得而枚舉
也金臺石壁龍須南華諸峯掩映乎其前後武姥龍門華

蓋廖山之岫羅列乎其左右朝霏斂而霽色堆藍暮景凝
而嵐光凝紫丹崖青壁之杳藹白雲紅樹之微茫勝之發
於山者又莫得而殫形也予嘗於端居之日登高四望游
歌寫懷誦蘇公翠浪玉虹之句境與意合快然自得而未
有以領其概也今孔時之新樓旣高出於修篁叢桂之表
軒盈百面一憑闌之頃而向予所快者必舉在於目前矣
爰采蘇句以翠玉名之不亦宜乎孔時曰唯唯予復申之
以言曰居室之有樓猶士人之有傑特者也夫樓複簷隆
棟超軼羣構而無所蔽障以之遠俗可以離氛埃以之覽
勝可以極千里旁視彼之連蕤鬪角如翬飛如鱗次者屹
然而不相並其華門圭竇如蟻封如蝸殼者相去豈不遼

哉夫傑特之器必雅志宏度殊異流輩而磊落倜儻不拘於時以之爲己可以崇德業以之爲人可以勵風教旁視彼之名流俊士如龍蟠如鳳逸者挺然而不相下其庸夫愚子之如蠅營如蚊聚者相去亦豈不遠哉况凡得其地者有其人有其人者成其事成其事者傳其名自古及今理必然也然則孔時於翠玉之樓惟當廣圖史之儲以訓其子姪俾胡氏詩書之澤綿綿浩浩益有光於前人亦且厚琴酒之資以俟予與而翁宦遊旣倦請身南還同登斯樓逍遙徜徉日領夫翠玉之勝以娛晚節則斯樓之名將與唐白樂天之石樓宋王元之之竹樓共稱於千載之後矣又豈若齊雲摘星之徒以驕侈佚樂爲尙哉雖然孔時去此而能篤躬尙德允成傑特之士而不負予所以因樓而取譬之意則樓中之子孫又可不勉焉孜孜以讀書明道思繩傑特之武而不負孔時作樓貽後之意哉

此下原有南秀軒記附方伎蕭士信傳後一逢軒記附蕭用道傳後

芻蕘集

思存堂記

周是修

客有自西昌汎舟而至江水之南艤舟而憩於懷仁之渡登傅氏宗巖氏思存之堂喜其高明爽塏前列奇峯旁匝嘉樹清池芳園流水映帶深衣綸巾諸子森侍焚香煮茶雅不可俗於是談論竟日及詢名堂之意宗巖愴然變色應之曰悠悠乎耿耿乎殆難言也客曰何謂其然也宗巖曰人子之於親幸存而得盡乎志養者孰能無樂不幸旣

沒而莫報乎劬勞者孰能無思思之而不置雖既遠矣猶不能不使其親旦旦而存乎心目之間焉蓋思存則親存人之道也不爾則親之恩德與朝露而隨晞親之音容與春雲而倏散邈然而無垠於中也人道不幾於熄乎走也不幸甫成童時已失怙恃抱罔極之痛積年於茲而親之恩德無一日不昭昭於心也親之音容無一日而不瞿瞿於目也居而思之則僂然如見吾親之在於位也行而思之則宛然如見吾親之在於前也止於樹而思之則吾親之游息而悅乎繁陰者不能忘也臨於沼而思之則吾親之澣濯而悅乎澄澈者不能忘也寢則見吾親於夢也食則見吾親於羹也吾身之所在卽吾親之所在如之何而

能忘乎是予堂之所由作而思之所由名也客乃惕然起而謝之曰孝矣哉宗巖之能不遺其親也美矣哉名堂之爲有補於世也建文二年冬客以應召來京師謁予官舍厯舉宗巖氏之言爲予誦之而屬爲之記予聞而嘉之曰嗟乎吾與宗巖氏出處隱顯固懸隔也而其所以抱痛永感著存不忘之念聽其言也又何大同若是哉是宜記以副宗巖氏之請亦以爲世之爲子者親在而或不之敬沒而或不知思思而或不之久蚩蚩貿貿有愧於人道者之戒且勸焉客蕭姓士信名亦篤孝思者也故并及之

此記前原有吾隱堂記附鍾與傳後

芻蕘集

舫齋記

明尹昌隆

余從兄彥珩名所居藏修之室曰舫齋不遠千里走書金陵告其弟昌隆曰齋之廣盈丈深視廣則三倍之凡入吾室者如入舟中嚮明而背幽違寒而當燠翼之以厦屋環之以青山翳之以佳花美木每風晨月夕覩白雲之漫迷而吞吐吾窗戶也則如扁舟浮游於煙波浩渺間耳松竹之有聲也則如雲濤雪浪洶湧於几席之下皆汝嘗厭見而飫聞也記之者宜莫汝若汝無辭焉余惟世之樂豐其居者峻其棟宇美其侖奩非不壯且麗也乃皆不求予記今彥珩是齋不節不稅不雕不琢僅除風雨而獨欲予記者豈非彼徒駭窮兒駭女固不足置齒牙間而此則有足記也然則舫乃舟之異名也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濟夫

險者莫如舟詩託涇舟以詠文王得人之盛書假舟楫以喻傳說作相之功凡江河淮濟之間舍是則跬步莫能有所適矣然舟行乘危非安居者之所樂也余少頗有祿仕奔走南北常揚帆彭蠡鼓柁大江越錢塘之秋濤泛閩川之鯨波又嘗逾淮渡河沂呂梁之懸水涉涇渭之異流舟車往來不下萬里旣溺而復奮屢危而後安誠若歐陽公所謂號叫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而亦何羨於舟哉故今言之而中猶爲之戰慄也今吾兄隱居樂義優游歲年身不蹈名利之場足不踐江湖之險亦何樂於彼而以舫名其齋歟無乃未歷其險靜而欲動歟將不泥進退而寓其周流無滯之意歟抑不溺所處而示居安慮危之戒

歟不然則必懷濟川之具而欲有所試也數者必有一焉庸書之以復彥珩遂以爲記

訥菴遺稿

此下原有永思堂記應入吉水志今刪

退菴記

尹昌隆

違邑城南行五十里有地曰南溪山奇秀而水清駛田園膏潤林壑幽環曾氏世居焉余家距南溪五里而近曩獲拜南溪之長者曰文昇甫謹重信厚君子也其子海源瀾皆英英秀發綽有父風暨今宦遊不造其廬者二十餘年今年秋源走金陵告余曰先人平生處心仁厚輕財尚義家故裕饒以貲產均及宗人洪武中從軍京師嘗獻書闕下慨然有志事功旣而歸老遂禁斷家事築室南山之麓日與塾賓子瑗梁先生吟嘯其間以雲物爲朋從詩禮爲

膏梁文史爲襟帶仰視乎山俯聆乎泉悠然怡然而不知日之旣也梁先生嘗名所居之軒曰退菴先人欲求子記而未果今墓有宿草而不肖孤不敢忘子幸記毋辭余嘗讀太史公書至天下攘攘爲利而往未嘗不掩卷嘆嗟夫人生兩間血氣使之利欲攻之饕富者殉富饕貴者殉貴汲汲皇皇往而不返者皆是也烏覩所爲退哉文昇甫當強仕時懷抱利器足有以爲夙昔故人多在顯位一折腰可獲登進而恥於附炎乃獨安於義命娛意詩酒涵養道德斯不善於退藏者歟雖然碌碌嗜進與急流勇退者固不侔矣而進於道慕於德孜孜而不知倦又顏氏子之以退爲進也文昇甫之退旣足以專斯菴之美源之不忘斯

菴復足以承前人之休矣然有伏必興退在前人進在後
嗣既知夫所以退又奚不可知夫所謂進耶源日子之言
是也請書以爲記

訥菴遺稿

怡德樓記

尹昌隆

人生天地間其所以異於物而與天地並立爲三者以其
有人倫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易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是知兄弟分形連氣而友所以輔仁皆不可忽
也然世道既降風俗偷靡爲兄者弗克念鞠養爲弟者弗
克念天顯以勢而交者勢盛則附以利而交者利盡而疎
況其絕者乎有能拔於流俗而敦厚天倫者真絕無而僅
有者也吾伯兄子厚仲兄子益青年茂質爲吾族之秀承

詩禮過庭之訓倜儻尙義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兄弟五人
壘鳴篴和怡怡如也其與人交則謙讓有禮過失相規不
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里之士友咸嘉其爲人
乃揭怡德以名其樓蓋取諸孔子朋友切偲兄弟怡怡之
義而徵余文以記其事余與子厚伯仲間也義辭弗獲惟
吾尹氏有隱者由安成徙於灌溪迄今幾十世矣尹氏鼻
祖濟軒翁有佳境迎素二樓宋丞相文信國公大書特書
以彰厥美垂數百年當兵戈鞦韆之際海桑遷變之餘樓
毀而記亦遺逸吾伯父匡山翁因避世以來始徙居羊邱
別業愛其山水之勝因卜居焉其令子子厚子益能克繼
先緒新其命負顏扁雖與先世殊而制作亦與先世比亦

所謂無忝爾祖而弗過佚前人光矣矧其善昆弟篤交誼復足以厚人倫而勵風俗是皆可書也若夫登覽遊觀之樂溪山風物之美昌隆方將叫閭闔而呈琅玕矣異日偕諸縉紳期仲叔季弟相與來遊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以續華萼之說尙未晚也

訥菴遺稿

此下原有樂善堂記附廿一躍傳後

祀先堂記

尹昌隆

君子之爲禮也不泥於古不淆於俗揆諸天理之所安使高不至於僭卑不至於瀆如斯而已矣是故親親之謂仁因時制宜之謂義禮之所由生也粵自阡陌開而民不聚處宗法廢而祭禮不復講仁人孝子固不復由夫古禮之盛而能因其力之所得爲以致夫親親追遠之意斯亦禮

以義起者也君子何得而廢焉吾邑西平吳氏著姓也其先曰公萬宋紹興初自廬陵來典西平營寨愛其三顧山水清勝遂家焉傳四世曰季平宋大學生五世曰叔啟宋季從文丞相爲勤王義士詩書相承以忠厚遺其子孫迨今十餘世而族益蕃衍其八世孫甯由鄉貢進士授梓潼縣學教諭與予爲同年間語予曰宗兄惠嘗謀諸宗弟芸等曰自吾起家西平垂三百禩由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餘是皆善慶所及而祖先神罔攸棲可乎是宜捐貲殫力構堂以奉祀事僉曰休哉惟所畫是從於是擇時日鳩工備度材植運陶甃卽祖居舊基爲堂四楹廣二尋深如廣而不及一尺顏其楹曰祀先用妥先世神主考禮定位昭

穆以序朔望必謁有故必告歲時薦享族人少長罔敢不
萃罔敢不敬粢盛潔齊不可無繼也則相與買田若干畝
收其入以給之尙慮來者昧夫報本反始之意願爲文刻
石以示永久俾勿壞予旣諾而未及爲甯之子舉善復屢
以爲言予惟古者大夫士庶之家祭於廟祭於寢禮也未
聞有祀堂也自後世而觀廟非爵位而爲之則僭寢非古
聚廬而又近於瀆今吳氏卽正寢舊地以爲堂豈惟足以
攄其追遠之誠抑且以寓夫合族之道可謂變禮而協諸
義矣惟其子孫孫子引而弗替咸合精會神於斯以致夫
孝享則豈非所望相與扶吾仁義於百世而不墜耶予觀
近世士大夫家堂室非不壯麗乃惟肖祀淫神異鬼以徼
非望之福而祖宗神明往往無所衣食則斯堂也夫豈不
足爲薄俗勸哉予故爲書之使刻焉

訥菴遺稿

貞節堂記

明 梁 潛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以奉其母孺人之堂
也劉氏爲里巨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才其兄號吟
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
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
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
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
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
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

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
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拜監察御史
彈劾奸宄所至爲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
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所言爲過者然年三十八卒
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
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
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又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
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尙在於
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爲劉氏塾賓爲扁其堂曰
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伯貞爲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
以求予記閭閻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

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泊菴集

此文前原有各書院記今照分附
又梁潛坦端堂記附劉崧傳後

竹所記

梁潛

梅岡南塘之上渡石橋並淺堤迴紆而後入者王君伯亮
之所居也地不盈畝屋數椽而竹數千竿過其外者徒聞
雞犬之鳴吠童稚之語笑機杼之聲啞啞然而居人煙火
在其中者不見也桑樞蓬戶俯而後入仰而視之則長稍
直節上拂乎雲漢而烟霞雨霧紛披挺拔冥迷蔽虧之狀
頃刻而變萬殊而或清風徐來却鄰父之儂談止童子之
餘誦拂衣宴坐而聽之則四壁之外如絲簧金石之互發
而澗聲鶴唳與夫樵者之歌牧人之謠若呼而應響而答

者君蓋樂之而自號之曰竹所君簡易抗直不妄交於世其人非負清情雅況者亦不至其門予嘗過君君葛巾藜杖練袍無緼而油然自得因與予觀竹入其室予笑而問之曰君室中何所有也君笑而答曰山珍海錯之奇熊蟠豹胎之美吾無有焉至於釣登巨鱗瓢儲芥齋酒溢盎而午熟雞啄黍而秋肥則吾有也因取酒酌之醉而後論其先世豪奢盛美之事而今未嘗見矣蓋竹之東舊爲寅賓樓樓之下爲濯纓之亭其外爲駟馬之門其北數十步卽梅岡梅岡之下爲萬丈樓宋丞相信國文公爲其五世祖約齋先生書履恒謙益四德在焉當其盛時連蕞疊檻花木之富賓客遨遊之樂殆無虛日及其廢也一旦邱墟蔓

草禾黍生之過者莫不慨然歎息於乎盛衰之來亦誰能拒之而人情不能無忻戚也君及見其家盛時今老矣乃泰然安於窮約如此豈非貧富不易其志者哉夫竹不以寒暑改其節君不以窮達易其志則宜乎君之愛夫竹之至也至其居之安樂之深浮游污濁之素而外累不足以介乎其中則君之獨得又有在於竹之外也君不以言於人人亦少知之者因書以爲竹所記

泊菴集

止齋記

梁潛

予舅氏陳仲亨先生居泰和城西柳溪之上因其故廬爲室而名之曰止齋蓋陳氏之先世常顯矣方其盛時賓客騎從之眾煜然常溢其間及遭離亂無一瓦之覆而先生

之兄仲述復以進士遭逢聖主爲名御史於時陳氏子弟之進者亦駸駸乎盛矣然先生方慨然歎息以謂盛衰之相尋者倏往而忽至承乎其先者非不難而立乎其後者不可必也於是低徊俯仰諧嬉以玩世同乎流俗不絕情以爲高不矜氣以役志而或凌厲振迅赫然以希夫過情之譽翹然以干夫非分之冀者未嘗有也以畏慎約其志以澹泊養其躬以禮義訓其後人且名齋以識其意蓋先生之年已老矣今年春其子公餘改官棗陽教諭至京師屬予記其齋某何足以知先生也雖然先生孝友之行本乎其性而敏默深識窮物理之密微極思慮之精深人所不及者其所以退然自託如此者豈無所見而然哉時

行時止之說在易之艮可推見其隱而世之自取僨覆之患者常始於不知所止也然則先生豈所謂知進退存亡之道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齋之前後有修竹佳花之植可玩而蔭而予之居與先生近顧何時從游其中以問所止之說耶

泊菴集

靜軒記

梁潛

泰和沙湖之北曰源塘羣山隱然蒼松古柏極天而無際卽其深始得閑曠焉岡阜盤迴溪澗相屬溪橫而橋出澗過而泉鳴漁者遊而耕者樂山人隱士曳裾徒步而往還者楊君世冲所爲靜軒在其中也霞煙雲霧之中而見其室宇之宏麗老者含頤而歌童子抱書而讀而默之遊者

不駭鳥之啄者不驚魚之泳於池沼者如躍於江湖之波
 濤凡接乎目過乎耳無不可愛者則坐於軒之中而得之
 於軒之外者皆是也君和易怡然既無迂於物亦無慕於
 世無迂也故於人鮮有所怨惡無所慕也故常泰然有以
 自足休休焉與一世相忘於無事君惟如此故能靜也夫
 人心之所以妄動者由有物汨之耳見可愛而羨見可憎
 而憤激乎外盪乎其中使和平之氣索然而日悴於乎豈
 不可慨也哉君無有於是故雖老其容甚澤如方壯者然
 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莊子曰無為則俞俞俞則
 年壽長矣吾於是知君將龐眉皓首享有多福子弟見之
 而稱慶閭里聞之而嗟羨夫豈止今日之見而已哉君有

子皆賢諸孫亦既知學其季子孟完來北京既求翰林林
 先生觀書靜軒二大字歸以揭其軒以予居同里也又求
 為記予愛楊君之為軒有以得夫山川之勝而名之又肯
 以息其老也故為之記

泊菴集

此下原有退菴記附
 隱逸王子朋傳後

樂菴記

梁 潛

君子之樂非在外也求諸中而有其樂焉斯樂矣求諸中
 而無有不樂也樂在內故不能奪之於外樂在己故不可
 示之於人不奪之於外不示之於人此吾友日菴之所以
 名其菴焉日菴以壯年筮仕佐教鄉邦得不去其家以親
 戚故人視之如未嘗仕又其職主於教非若他有司政治
 之繁外患不入其懷而道可以及人誠可樂者然日菴意

不在是也方且置書百餘卷上自唐虞之典下迄近代名賢端士之文詞以及醫藥方技百家之說日夜研窮其旨自以謂至道之無窮非有得於心則不可以已也夫小方曲藝之流苟有得其說者皆樂也况夫聖賢之道之大與霄壤並立苟有見焉將超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拘也日孜孜於是而盡其心一旦渙焉其爲樂孰加哉浩乎其自得沛乎其莫之禦酬萬變而不可窮歛之方寸而不見其所有所謂不能奪之於外不可示之於人者如此而仲尼顏子之所以樂者亦在此而世之學者方規規於文詞之末窮弊其力而卒無用焉豈不可惜也哉日孜孜八世祖槐應宋寶祐間以釋褐奏名第一出守吉州宋亡占籍泰和江之南其門墻故址父老猶多識之而今奪之他人久矣日孜孜所居在城中高廣深迥所謂樂菴者也夫仰前人之盛而

有志於聖賢之學日孜孜所至詎可量哉

泊菴集

此下原有果確齋記附余斯延傳後好古樓記附王環傳後

安止軒記

梁潛

西昌曾子貫先生於其所居之後爲軒曰安止取書益稷篇所云而屬予記之夫人之心所當止者義理也惟君子不陷於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夫義理之正而不遷故能止安而止故常無欲而靜而馭羣動宰萬化本之以修身推之以事君治民擴而充之和神人奠上下而感靈致祥皆由於此先生於此蓋有所未暇而守之以修其身者則嘗

裕如也蓋先生自幼而壯懃懃懇懇讀書以明理持其身未嘗有過居數椽僅蔽風雨而其心擴然若無涯者種魚於沼治蔬於圃耕稼於北郭之外而其身油然自得屏居獨處不妄交於人而世之妄者亦不得交於先生也教其子以學其子入縣庠以春秋舉鄉貢而教之益至雖甚貧不以貧而易其所守雖老且倦而其志自如不改而又名其軒以此則其中之所存豈常人所易及耶世之感物而趨利者心志思慮頃刻爲之改圖衝衝然不知其所止蓋可惜也先生長於予十年而予深知先生居閒暇嘗過焉相與言皆切實可用終身者又多能於地理陰陽祿命數學皆兼通其意而究極其精專其業者不及也爲記其軒

因并及之

泊菴集

祀神農陵記

明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卽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鐵石或

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壇下有墀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郵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之老長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卽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不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松坡集
新增

祀舜陵記

曾鶴齡

舜爲萬世所宗之聖而其死與葬皆有可疑書言舜南巡至於南岳則南岳者舜巡狩所止也今其陵乃在九嶷去南岳千有餘里此其可疑一也史言舜崩蒼梧之野今蒼梧乃在廣西去九嶷又五六百里此其可疑二也孟氏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不聞有舜塚此其可疑三也書又言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在位八十年未嘗一日釋去今零陵志載舜厭治天下

修道於九嶷後遂仙去而蔡邕九嶷山銘言舜尸解升天此其可疑四也疑者雖多解者率無的論以予觀之舜既巡狩至於南岳其或事畢又幸九嶷遂崩而葬其地也蒼梧在當時隸零陵郡亦未可知據書與史其迹畧同而鳴條之說出於孟氏蓋有不可曉者若零陵志及蔡邕之銘灼然不足辨矣自古聖人有生必有死初豈有修道化去之事也九嶷在甯遠縣南七十里人跡罕至故凡有事於此者禮成卽去皆不暇誌其事予奉命代祀旣畢有來請曰斯乃今之盛事不可無記遂謹記之曰皇帝始遣臣來祀實宣德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其所告則卽位改元之事其所賫則香幣祝文其禮則用大牢其祀之日則四月庚

辰其陪祀官則甯遠令劉董臣則翰林院修撰鶴齡夫智者不惑孔子猶不自居况眾人乎予因記祀告之事遂并列其疑於前且畧解之俾後來者少去其惑也

松坡集
新增

楊氏祠堂復建記

明
楊士奇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窶旣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原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敝室數楹則族父之窶者假息其中厯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址在邑

西爲橫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納據者爲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作祠堂古之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東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學宮之比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向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由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紹續迨吾曾祖發而益宏有惠及民傳在國史祖考以來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及余夙夜懷乎荒墮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子若孫其可一日忘先德而不圖維敬承之哉承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豈惟無黍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相通而不相違也惠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鑒潛察於平居日月之際矣匪直薦灌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易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正月壬午謹記

東里集

梅溪書室記

楊士奇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

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釋官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爲自修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爲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天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况處乎山林僻遠幽曠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

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醇厚之資則其於爲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峯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漑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

宗智甫蓋七世云

東里集

此下原有齊壽堂記附歐陽以忠傳後又陳循旌義堂記附敦行陳永中名下

鯁夫記

明羅欽順

造化之妙不出於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爲體也微而爲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爲善

或偏而爲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而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而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奈何氣化日醜俗流愈下強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妻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爲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淳其名九興其字自其高曾來世有德善爲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益

惇行孝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遇事是是非非長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猛而事集其爲人如此故能得鯁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繫之骨蓋以骨強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直也可知今獨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爲難有以充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遊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吾邑之望吾所望於鯁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鯁夫之名將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壽六秩四子景明景曙景

景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整卷存稿

此下原有楊士奇竹林清隱後記附陳一敬傳後又樵雪齋記附王環傳後張貞生亦菴義田記附獄租後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羅欽順

宏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楹三間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爲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庖廚在焉西廡之南爲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甃之用梓匠塗墍之工費凡二百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上無以妥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爲主乃有賢者曰

端威君慨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以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力故也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善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視親里居端威君乃以通判之弟學榮偕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幸存於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概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爲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理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

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蓋周及於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畧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於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矣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幸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先祀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爲記

整菴存稿

節孝堂記

羅欽順

成化丙午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夭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織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日旦旣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

安蕭之養年踰七秩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

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醕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致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彰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甯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整菴存稿

慈節堂記

羅欽順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厚秉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卽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蓋於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爲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攜持匡翼誨誘匪朝伊夕實旣厥心施及諸孫有隆有替茲其所以爲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持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絕竟全貞白以至於今皎乎冰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爲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

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嫻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翽公爲之祖庠生時謹公爲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爲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旣潔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爲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爲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欲爲則姑卽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爲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脈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爲賴也其爲感慕庸有已乎元之用

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爲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辰也用元生三子欽封欽榜

欽會

整菴存稿

承德堂記

羅欽順

堂在吾邑鳳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鳳岡之蕭爲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干世其人之眾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爲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觀於楊文貞公所爲其族譜序概可見矣序中所稱大學生信立是爲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卒經衛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

教當塗武康揭陽二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爲江浦家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爲以羣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增市傍近地別築室一區以居旣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文爲記余家於蕭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聯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衷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於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

以至吾之曾元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乎已皆有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貽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爲之子孫者或乃弗思率以流於汙下之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勗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甯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

廳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八月晦日後二

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整菴存稿

迎曦樓記

羅欽順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旣眾屋之爲廳爲堂爲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傲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爲房宗傲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爲者旣得其理則開窗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事乃出而從事習以

爲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爲之
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爲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
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
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
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者
歟卽名樓之意以得宗儆君之爲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
怠有足槩見者矣豈視世之玩時愒日月同日語耶抑君
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
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
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
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儆君行義稱於
鄉族方慎修而未已也殆有得於觀象明樓之表者乎是
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則
在所可畧云

整菴存稿

集義堂記

明 歐陽德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
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而慮
殊途充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致命集義其至
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
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爲
不必屑屑者將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已耳而孟子
不與也當是時佛未入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

諸相無性緣生爲幻不假修證頓契真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慊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祿見利忘義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爲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莫辨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徇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爲之閣集九邑士講學其

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毋亦以佛宇廢爲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爲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徇利者又昏瞶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乎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爲無益不學爲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惓乎

康熙志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記

歐陽德

都察院月委御史一人提調牢獄之事間以首領諸官攝焉其署曰提牢廳御史始選入院必提牢一月而代而未有不蒞事於茲廳者院之獄分理於十三道而繫囚出入

皆茲廳蒞主之凡局鑰啟閉鈴柝警巡桎梏徽纆食飲藥餌下至溷圉滌除繁猥諸務無所不問所理若細事而操舍之間失道得道所係至重有不可易視者蓋聖人繫民於獄也以苦其形而動其心庶幾小懲大誡遠罪遷善不敢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雖其刑入於死者苟悔過而畢命猶愈怙終以就戮蓋皆未嘗欲賊之也故大辟雖當論決猶反覆疑讞求得可生之道以幸無死而况忍死至於無聊而速斃焉然則制獄之意其不可知矣乎而提牢者寬過則縱而無所懲嚴過則虐而有所不堪怠以疎則弊滋覺啟不免意外之患矯而密則瑣瑣爾矣惟子惠庶民者其於罪囚若其子弟之癡癩狂迷赴湯蹈火而惜於所

爲也其拘孥束縛之使知悔改若加之針艾投之瞑眩之藥欲其恍然以悟冷然以醒而與之並育也是以寬而有制嚴而不害適操縱疎密之宜而卒以無他是謂生物之心宜民之政其道將優於天下而况牢獄之事乎廳故有木版列前人氏名創自宏治間御史趙秉倫厥後增置續附懸版浸多所列自成化癸卯七月御史李子經而下若干人一以歲月先後爲序攝蒞者附註其官以別之然其間或多闕謬至是御史劉子崙始蒐補考正易以石碑於是數十年來諫院諸賢凡其立節朝著振風畿甸貞度方岳肅政邊圉以至涉藩臬晉臺省樹偉績而垂休聞者其氏名茲皆可考見焉才以年練德與歲成功以時崇名以

漸達而規摹所就政體失得則往往於初試既足占之故小者大之基也遠者近之推也謂遠大是圖而近小不足務非知本者也可不慎哉共成斯舉者御史朱子有孚宿子應參姚子一元陶子欽皋蓋章往詔來論世尙友將於

茲乎在謂陶子嘗學於予也相率請文紀碑之所始道光

此記前原有杜牧撰韋武陽公遺愛碑文附韋公祠下曾于拱題名碑記附鄉賢祠下此記後原有施潤章遊玉華山記王允中劉侯去思碑記王愈擴遊匡山記陳昌積靈星門記黎燮新建試院記均以類附惟姚頤惜

宇亭記附公產桂香梯後

後村公記

明 胡堯時

菊莊之後有四宜亭曰蘭室春蒞草庭夏憩竹窗秋誦梅屋冬吟是謂前村後村翁自以為有黍先德入琴堂不諳

無絃趣過草庭弗悉不除意履竹軒弗克友此君坐梅窗弗克奪先魁乃退省自訟結草廬扁後村以自況願求堯時昭示來茲時敬演其義先祖好古公叨漆溪宅相見翁幼而溫恭謹飭循循矩度卽以姑氏許聘翁翁精於易駸駸進取以內外艱沮志能敦孝友飭家政言行端莊堪垂世則優禮縫掖士如茂才康守謙貢舉楊永錫等皆聘延西塾先哲三峯周公中州郭公嘗與賡和詩賦性雖不嗜酒賓至必罄樽乃已慨世多設機械巧謀奪爭趨勢利翁惟存心仁恕嘗揭溫公家訓遺子孫曰存天理自有天報若曹其懋諸兄弟六人厭故居古新築翁雖樂後村志不忘祖業有聽琴樓可操絲桐以養性情調金蘭之契誼有

生意堂可宗茂叔觀太極圖適意庭草胸次之光霽有瞻
彼亭可親君子清風徐來明月時至靜虛動直之學得矣
有觀頤軒可師李杜靜坐沈吟澆雪烹茶清白是甘歲寒
之盟不渝矣是則自況雖後而實則先乎人也自處則卑
而實則尊且光不可踰也貌若愚而德盛禮恭匪夷所及
矧勢利足以涅其心哉憶時年十有二避疹翁家與令嗣
覺民受學於先師王凡三年沐翁愛猶一日叨竊一第愧
未遑圖報喜覺民積學有年發祥在卽翁將食其報爲畜
德券且永錫天純嘏之福又奚俟堯時贅辭哉

康熙志

德券且永錫天純嘏之福又奚俟堯時贅辭哉

此下原有周是修舉岡八詠記附本人傳後又張貞生
天上茅屋記附王山惟蕭士璋春浮園記則附本園下

永譽堂記

明會林

嘗觀詩書所稱尊爵廣譽又曰永終譽乃知士君子出則
磊磊落落棟幹世廟柱石大廷而譽以爵顯處則承先啟
後肯構肯堂以光大其家聲而譽亦以不爵之爵顯世譽
不必皆同而同謂之永終譽吾邑爵譽周氏先世南唐御
史矩公自金陵徙今信實里而獨以爵譽稱者何由周上
世貴顯逮宋賢才鵠起科第蟬聯仁宗特賜里名爵譽以
旌其盛周之子姓不敢忘君賜旣榜諸門第而復顏其堂
曰永譽甚盛心也方今世故日新變態日甚豈但死生貴
賤如東西之不同方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
夸漫盜奪馳驟而不可方物浸淫於世求其忠孝節義溫
厚長存落落乎如晨星麗天然如是又安冀其一世二世

以至數千百世如周之永譽無窮哉君子登斯堂也勞棹有嚴正鵠是施矣人謀鬼謀道存斯尊矣春蒞老梧風物具美矣家之父子兄弟夫婦融融與與截然而閑有家翁然而交相愛矣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何以加諸夫不爵而榮者天性之所自達也不譽而芳者至德之所自裕也是故孝慈以爲則而父子之譽永仁敬以爲則而君臣之譽永友恭以爲則而昆弟之譽永別信以爲則而夫婦朋友之譽永傳曰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猗歟盛哉若周氏之祖詒孫燕也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周君等再拜稽首曰旨哉大夫之言也敬命管城子掌記

康熙志

高坪郭氏三義碑記

明 郭應奎

三義者何義渡義倉義塾也渡濟涉通衢要津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倉備賑塾育才其在同宗一本尤爲急務三者皆義事也故合之曰三義予先君平日最愛范文正公義田予自知讀書亦喜鄉族義事及宦遊出入雖力有不逮而心未嘗不倦倦於是每與諸昆弟子姪亟談之不置聞人有一義行未嘗不擊節稱賞歲癸巳南臺內齋兄輩五人以吾族舊有渡而經理疎畧行者病之屬予爲勸語鳩金孳息慎出納明註銷修創不失其時往來以是稱便歷今三十餘年而五人惟撰姪存乃以更代請且曰義渡善矣而義倉義塾尙缺其何以畢公之志予瞿然曰豈惟奎

之志實先君之志也抑亦族子弟平日信嚮同然之志也於茲而舉之豈財力不足之為患第患不得其人以倡之耳乃續推武樵弟輩十人以主之復勸諭鳩金孳息如前法益以歲入公堂之貲以佐之通融出入以制其用俟後稍裕則置業收租為久遠計凡族之歲歉告艱及子弟嚮學而窘於無資者皆酌給之不慳不濫從眾議焉撰復請曰三義公當有記撰等謹磨堅珉以待其前後首事及出金若干人以義相倡和者皆宜一一勒名用勸將來予躋其義乃申告於族眾曰人之所以參立天地者仁義而已矣仁也者物我同體之心天地生生之德也義也者所以行其仁也故拯隱恤患宗族莫先焉苟秦越視之則薄恩

義人理廢矣亦何以相與為族故予既立宗範而於三義復贊成之且規畫具備其為世守勿墮庶幾後有賢者又將增美於前人則吾郭之為望族其有替乎 冉志

此下原有歐陽鐸補虛查隱記陳昌積修破塘口長隄記劉崧鄉貢進士題名記魁旗記周有德南宮義舉記劉敏求鄉飲酒記戴邁學田記郭子章瞻學記周必大仰山行祠記胡銓通仙廟記梁潛紫微閣記重修龍城寺記王直王山仙壇碑室碑記劉崧北岩禱雨記解縉龍塘寨記田惟冀迎仙橋碑記均各以彙附惟劉岵寺院記附萃和書院下又劉崧遊武山湖山兩記王愈融子瑤山記王愈擴西陽山記魏禧白渡汎舟記遊西谷記遊陶湖泛月記亦各以類附

友恭堂記

明 梁汝魁

人之大倫有五而以天合者二父子兄弟是也父子之親不可解於心矣至於兄弟容有不能盡然者氣稟之不齊

抑觀法無由也田氏之荆姜氏之被高耀千古而稱頌不衰豈伊異人哉獨能存乎天命之良耳若乃元方之難爲兄季方之難爲弟則以太邱爲之父而得於觀法多也近觀吾邑大參王公陽岡之門則誠無愧於古之名流矣公自幼與其昆季講習乎文藝箴警乎道德怡怡愉愉忘形彼已旣貴而猶夫賤也旣老而猶夫幼也不獨縉紳推先士民同聲謂之鮮見公有丈夫子六皆秉心敦厚宅心和平其居長者則皆能友其弟其居幼者則皆能恭其兄式似公之兄弟焉公固樂之而扁其堂曰友恭志喜也亦以示警俾顧名思義不渝其初雖然豈徒爲諸子謀哉蓋曰友與恭人所同得之理凡爲子孫庶幾其知警夫一日公

詣余曰吾與公同官於朝同老於鄉相得莫踰者也愛吾之子孫如己之子孫亦莫踰公者也盍爲我記之余曰人莫不有兄弟惟田氏以荆著姜氏以被顯何也其情真也故感於草木通於神明公祿食將三十年俸入盡均同產自以爲當然而同產者亦自以爲當然其情真也諸子之能友且恭也豈非觀法之深而潛移默化如此哉願公之嗣世居斯堂感公之德憶公之意常如一日則將與田之荆姜之被共垂永永矣

康熙志

此下原有桑悅獨坐軒記附學署內
郭子章濮侯去思碑記附宦績內

紀大塔

明 劉徵慈

地藏院卽大塔寺在東園闌中浮圖九級基於哲宗紹聖

甲戌成於徽宗大觀丁亥至政和乙未又瘞佛牙舍利眾珍寶於其中經建炎寇燬檻楯簷宇一夕而盡獨磚甕骨立二十餘年至紹興癸酉邑之間井民居次第修復俄而浮圖見影於院之東南幽室倒挂垣上層級分明觀者歎駭松菊老人劉敏求作塔影記以爲是佛牙舍利光彩所發也道俗震動施者踵集未幾九級皆復其舊甯宗慶元嘉泰間邑人又重修之侷與一新元至正庚子寇復燒燬至洪武間又漸次修復及洪熙元年乙巳五月十五日塔頽是時泰邑文運方盛尹文和鎖綴錄所謂歡喜塔倒是也正統景泰間居民富庶重爲修復丹堊粉飾更加壯麗崇禎甲申十月街口徐店失火須臾火勢炎及大塔盡燬

國朝康熙丁未邑侯顓孫諱佐聖始合通縣僧人用工修復然苟焉已不迨舊觀矣

康熙志

伐蛟記

國朝 梁 機

蛟卵生龍屬也故靈龍神物雖處江湖潛湫潛壑不遺山谷宜也蛟之孕而成形率常在山谷間何耶古老相傳僻陵幽阜雉與蛇交精淪於地聞雷震則入地以次而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力已足又以雷聲奮起而上暴獍獍往往裂岡陵蕩田園漂沒廬舍人畜而迫不可防蛇雉之說雖不見於記載然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雉之應雷說文及他書皆常志之又易離爲雉南方火熾故雉性精剛而焮悍爾雅以爲絕有力奮者而與蛇非類而交則雉入水

化爲蜃蜃亦蛇類暴物也雉未入水而交蛇則以暴交暴矣昔太元中司馬軌之將雉媒不翳其媒屢雉野敵亦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晉中朝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此必蛇妖所作卽搜披之果得蛇蛻則夫蛇雉之交又何疑焉禽經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之淫亂則曰有鷺雉鳴謂雌雉也又曰雉鳴求其牡不曰求雄而曰求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歟詩人之言卽蛇雉之明驗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測者大約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眸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爲跡也怪斯其爲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

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伐蛟之令於季夏正蛟出之候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焉歷來郡邑歲以水災告者蛟害或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賑恤而已余退耕閒居心竊憫之頃歲復次京師得魏先生諱廷珍伐蛟說頤爲之解豈非凡司牧者之所宜亟講而施行之者哉魏之說曰伐蛟之政曠世未見舉行而災害不已嘗考月令載伐蛟之文古人多伐蛟之事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其卵入地自能轉動漸沈地泉其形旣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

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而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一經雷雨穿山破岸水沸潮湧而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在春夏之月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間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卽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四尺餘先以不潔之物下而鎮之多備利刃刺之其害遂絕或冬雪後其地圍圓不存雪不生草木再覩其土與氣色掘得其卵煮而食之味甚美土人經歷之言也又有說鐵與犬血及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龍非雷電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夏月田

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之聲其水勢必退又云蛟畏荆以荆汁能治蛇毒也又聞深山老人云夏秋連日雨夜則豎高竿掛一燈籠可避蛟也諸說頗近理故錄以通行是皆得之經歷之故老善識之士人則而效之災何自而生耶按古有蛟鱓又有龍醢蛟爲人害宜食其肉龍之潛在山湫者假雷電以起蛟罪亦當烹然不可嘗得而醢魏說以鐵穢鎮之使不能動則亦如纍囚然爲醢之末滅矣蛟與龍皆畏金鼓余往在太原嘗罹雹災聞五臺山北臺下有池約二畝皆毒龍所宮昏霧不開人不敢近每當夏時則攝深谷寒暑不消之冰雹於介內出而飛灑所過粟麥摧折無遺大或穿

屋破瓦郡邑苦之而其來也黑雲成團內藏多龍然亦僅蔽其身距地不過三五十丈輒聚數十百人疊鼓鳴金齊聲以噪之火器以響之龍驚瑟縮不敢更施其暴隨逐而馳如捕蝗然驅之出境遂得以免魏說制以金鼓非明證歟又爾雅翼曰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人火逐之則燔熄而燄滅魏說高竿燈籠不有義據哉且夫月令一書周公之時訓也蓋非聖人不能作唐太宗謂爲王政之大經取以冠禮記之首呂氏春秋本述時訓間參以當時語言亦述者之常漢人徒以太尉秦官黔首秦民之文疑爲不韋所撰猶之謂陰符爲韓公子之書同一妄而已矣夫陰符頗寓機謀雖未必出於太公然元通深

妙決非七國時公子遊士所能見及當時未遭秦火古書尙有存者或世遠失次二子特述而修明之耳魏公此說傳成於總漕務時憫災在念誠儒者道心矣顧民事非所專司通行當亦未廣又其伐蛟一節第著其法而原始缺如避蛟三說則皆傳聞無徵從來奉職守土之臣竭蹶目前以獵能名甯計及於深山窮谷之務而爲此迂緩之圖其在事之拘儒無徵不信或影響其說且煩委曲教導慮日力不足遂因循而不果行嗟夫曹丕謂五行惟火不能生物程頤謂蜥蜴無爲雹理鄙識貽笑曷足以通方而爲民物賴也哉夫政在養民亦在教民教之以去害而養道得矣一方得善聞風者思奮而教道廣矣曾何政之難舉

教之難入乎要在一無倦之實心以行之賢守仁牧取是說毅然而施教焉則法施於民亦捍災亦禦患三善具備於以顯今時而垂聲於後詎不偉哉而余徵引見聞而取魏說表據疏義示以直信以作能行者之志亦不無小補云

道光志

按以上皆縣人作列前爲內篇其他縣諸先哲作列後爲外篇朝代世次非故凌亂也

陳氏祠堂記

明 鄒元標

先師胡廬山常曰泰邑最矜世閥顧遠者不繁繁者不遠若柳溪陳庶幾碩大繁昌代有聞人者乎予耳熟斯語已得接其家符丞兩陳公公號儒林武庫年耄抑抑如也予心敬之最後得同官懋中氏於比部癸未又得識陳惟直氏於京師二公操趣皆純謹篤摯所至多宦蹟因嘆曰昔

先師謂陳氏有聞人於今益信又數年懋中以讀禮歸惟直氏以善病請急歸折簡予曰予家自南唐許事公避亂來泰僅都幹公一人不墜者綫耳天不忍墜吾鼻祖吾陳之蔓衍於邑蓋繁且盛而以科第辟薦起家列在名卿及諸元魁藩臬郎署郡邑蓋幾百有餘人疇非祖德之賜哉嘉靖辛丑間僉憲公德鳴水部公德文謀曰卿大夫往有世廟家備在世卿至吾鼻祖不得歲時聚族一奉蒸嘗是無禮無禮是無先於是捐百金爲宗祠倡各聚族而復謀曰諸大夫有祖絜我獨無於是計丁以歛蓋得數百餘金而遷後街之椎樸者若而人首事諸人矢心而誓曰茲事宏且鉅耳而目之者眾不殫厥心力或以眾議撓成事或

以不貲速厥謗祖靈如在於是朔望必有會會必釀金其各房之金則韜而藏之而以後街所自會出而博子錢蓋數年而金千餘矣居期符丞公獨出金百明府公龍江少府公養蘭進士公匡麓各捐金有差於是始買地白鶴山左聚材鳩工至丁巳而祠成堂一寢廟一宸翰閣一有廊有墀巖巖翼翼壯偉宏麗則諸首事之腐心殫力者深也久未有記敢以累子鄒子曰宗祠古未有也爰自朱子與門人祖程子私議至我朝頒家禮天下而宗祠興然朱子亦云祀止四世四世以上非不欲祀蓋有限制所不敢也而最後人各思其祖之所自出始有祀其遠祖者矣夫祀遠祖可也而慕遠遺近賤親貴疏祠之義晦矣陳氏之代

有聞人若挹水於河取之無盡吾師所謂碩大繁昌而今祠足爲民宗楷者也雖然予嘗之名山之麓其干霄蔽日之材不可量計然其得雨露之滋禁牛羊之牧然後得以完其美材而矧曰名宗陳有僉憲水部符丞諸公倡之先又有比部及進士公繼之後而又有諸首事殫心戮力以圖厥成茲祠之輪奐也攸宜爲陳氏後裔登斯堂也邈諸大夫剏之宏遠則思守之不易念諸元卿碩輔培之深厚則思孝之未能又思吾身一髮動而萬髮何以皆隨一指動而四體胡以不甯一體故也夫吾宗之愚蒙貧賤疾疴疴癢皆吾一體也世故有等骨肉於路人甚或以疏而間戚者此何心哉則未晰一體之義耳故曰惟孝子爲能享

親惟仁人爲能廣孝徹仁孝之旨而後明德愈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書曰奉先思孝敬爲爾宗人誦之首事諸名另勒碑陰

鄒忠介集

龍氏祠堂記

鄒元標

君揚龍少參以瑰材偉度宦蹟聲流吳楚間會江陵相用事有狂生詐詔旨詆相者江陵怒書致都御史斃狂生公適當其會得罷歸公歸而嘆曰予弱冠入仕欲得一當報天子爲國家掃攬槍今已矣夫遂謂田野間無政乎予始祖某自禾川來卜居甘竹今派衍爲五子孫祭祀不輟顧祠湫隘至不能容執爵奔洗者乃捐俸貲千金葺而新之計制規廣長視昔凡數倍祠成與族長約曰族會指繁昔

大賢有欲置堂食費者吾宗眾不能請於元旦次日派各輪一人爲政具牢醴聚長幼講親睦焉疎者親矣又曰里有名賢頒講讀法家家銖兩爭長老爲之釋而絕不煩有司何都也吾宗自今有不平者請乞鳴祠祠爲衷之平不平鳴於公未晚而爭者息矣祠之前諸水橫出公以己田易而一水環繞祠左右又製常稔祀田若干而祠典大備矣公謝世已數年諸長老曰吾里簪笏不乏能剋宗祠於城於鄉凡費二千餘金四五祠者有幾能眎宗人饑寒如躬者有幾此吾祖在天之靈發祥於公而予等食其蔭也請每年於祭罷而別祀公公如有靈其歆享無疑祠故未有記伯子嘉柱病廢床禱者數年一日思曰吾父食祿幾

何而半秩以爲奉先費不有言則將來不委吾父德意於草莽乎走使數請爲記予辭至再曰吾吉州仕國也如尊先公之敬先恤族不有其身與後人者誰此卽神鬼且鑿之一片石何能爲先公重嘉柱復告曰嘉柱雖不肖然每念先公苦行非得先生一言則不傳然以久病奄奄之人不得先生言則不瞑予乃憮然曰仁哉嘉柱宜君揚之有是子也易之萃曰假廟者萃祖考之精神也夫子卽系初爻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說者曰亂定也又曰渙也予曰渙而不能不萃者上爲政也萃而不能不亂者眾爲政也上爲政則禮樂出於一而家道昌眾爲政則議論出於二而家日替不然古之家廟序齒爲大而繼曰序爵以辨貴賤序事以辨賢蓋貴者賢者使後人有所統攝而不亂龍氏自我朝科第接踵其必有賢與貴嗣君揚之志於無替者而申萃之義也用記以俟

鄒忠介集

高明樓記

明 胡 廣

距泰和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地名曰漆溪因漆水而得名焉漆之源西出鷺岡羣山之中縈回曲折演迤奔放東湍激瀨於崩崖欹壑之間或跳珠濺沫於危灘亂石之下往往亦多奇觀東流幾百里與藍潭冶溪會始至漆溪山開境曠水泓渟齋潔商帆魚艇日集其上四時朝暮之景變化無窮周氏世居之修林茂樹環列左右良疇沃野溝澮相接有武岡知事天與生四子皆讀書其仲子志剛築樓

臨溪之上亢爽高明一覽而盡得夫溪山之勝遙望武姥
玉華三顧諸峯紛然前陳騁奇獻秀於煙雲霧靄之外天
與爲其子名之曰高明樓因余友翰林修撰梁公用之徵
予文爲記予以未交天與父子爲辭用之曰周氏自御史
矩筆基以來科甲徵貢世多顯者天與端靜篤厚志剛又
好學請毋辭用之於人少許可其言若此遂不辭而爲之
言曰彼所謂高明者豈非有取於黃山谷南樓詩之句乎
山谷文章學問成於天性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足爲後世
師法且嘗爲泰和宰政平訟簡民安其治當其從容宴閒
之時樂其山水之勝登臨俯仰倚快閣而詠落木澄江之
句其悠然之思超軼絕塵迥出於萬物之表流風餘韻之
在人耳目者至今不泯志剛之登斯樓也觀江山之秀偉
懷昔人之高躅消其湮鬱延其遐曠寄興於寥廓豈不高
明者乎用之曰此或一端也天與之志蓋恐其子之淪於
卑下故以是勗之願卒有以教之余曰道之在人精粗雖
無二致苟能因其所至以擴充其心之本體超然不爲事
物之累則必有得於予言之外余之碌碌於斯未之有得
他時歸老南方艤扁舟於快閣之下約用之同訪漆溪登
志剛之樓以審其所謂高明者必有以啟發於予也用之
欣然而笑請書以爲之記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明魏禧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

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義例爲之損益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頽敝租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力倡族人修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爲記可考也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眾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相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諸兄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己貲別市良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

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永久遠會予蒙恩歸省於是峻等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以垂文事見屬意甚勤也夫祭先之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士大夫以下蓋無不得爲者禮法之所得爲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爲悅亦豈獨今日爲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爲斯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爲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偉圖其子孫當世守維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爲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爲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

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刻諸碑陰來者其有考也

按文中有蒙恩歸省云云魏禧未仕何以有此語定是宦遊鄉先生所作今仍舊以待考

半山寺記

魏禧

蜀口洲渡小江而北行里許有古柏繞垣垣內廣地二畝屋五分之一曰半山寺蓋洲歐陽氏介菴所爲延僧奉佛香火處也先是介菴外父曾太常公名汝召以華門地吉僑家焉實營荒土以樹以垣以門以堂夏有涼軒冬有窳室臧獲扈廝倚垣而屋者數千指太常沒葬其近麓附於域者筵室鄭氏王氏鄭氏之子諸生子冲久之太常子孫歸籍龍南而改葬太常於泰和之祖壠旣盡折其旁屋市之久又將市其堂軒與地介菴聞而愴然曰悲乎傷哉太

常公所經營盡矣且此三塚者將安所託於是竭他資產買之介菴又念是宅也以居室則荒讀書之堂則罕至皆不可以久於是稍改制爲佛殿爲經堂爲僧徒寮爲香積而延僧如石主之於其東堂祀太常公主及鄭王氏子冲又以無後追祀外祖父沈公舅氏諸外兄焉蓋鄭氏爲介菴親外母子冲不嗣王氏一女適贛縣劉孝廉德藩介菴廼命世世子孫春秋掃墓並享醑嗚呼人情莫不私厚其婦至婦死外家凌夷久而不忘委曲以圖存之者則罕矣可不謂厚矣哉予嘗讀禮怪夫人父母生女子鞠育教訓至於成人則爲治裝具委而之他姓服他父母以三年喪然則妻父母之於女夫恩亦至矣而其報妻父母喪纔五

月何其薄也及讀律則女夫之罵詈其妻父母罪至重而禮又有入官諱妻父母之文乃知喪服之薄限於降殺以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以本人情之中而補禮所不及昔陳涉當擾攘之際奮起為雄身號王者天下歸之如流水及以貴倨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下豪傑去者強半然則加禮於妻之父母固古今天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以私言也予己未冬客介菴所同遊半山因為予道本末而屬之記以示後人初形家言此地法當出紫衣人故太常特營居之今竟為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繡衣也亦以徵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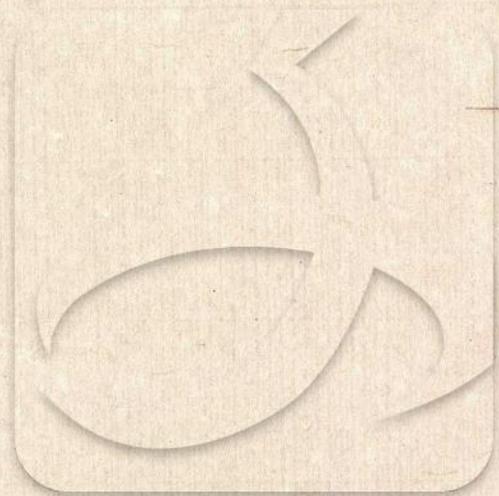
魏叔子集

此下原有梁機名宦鄉賢兩祠記崇忠節兩祠記田碑記均以類附

劉

書

壽和縣志



70008007

月何其薄也及讀律則丈夫之罪言其妻父對罪至而
禮又有入官論妻父母之友乃如衣服之傳限於降殺以
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本不洽之中而補禮所不及若
陳涉當擾擾之案看起為雄身精王君天下歸之如流水
及以貞偽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下豪傑去者強半然則
加禮於妻之父母固古不大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
言也予己未冬客介休所山因為予道本太
之記以示後人初形筆言此地法當出獄衣人故古
營居之今竟為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
亦以徵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魏叔子集

